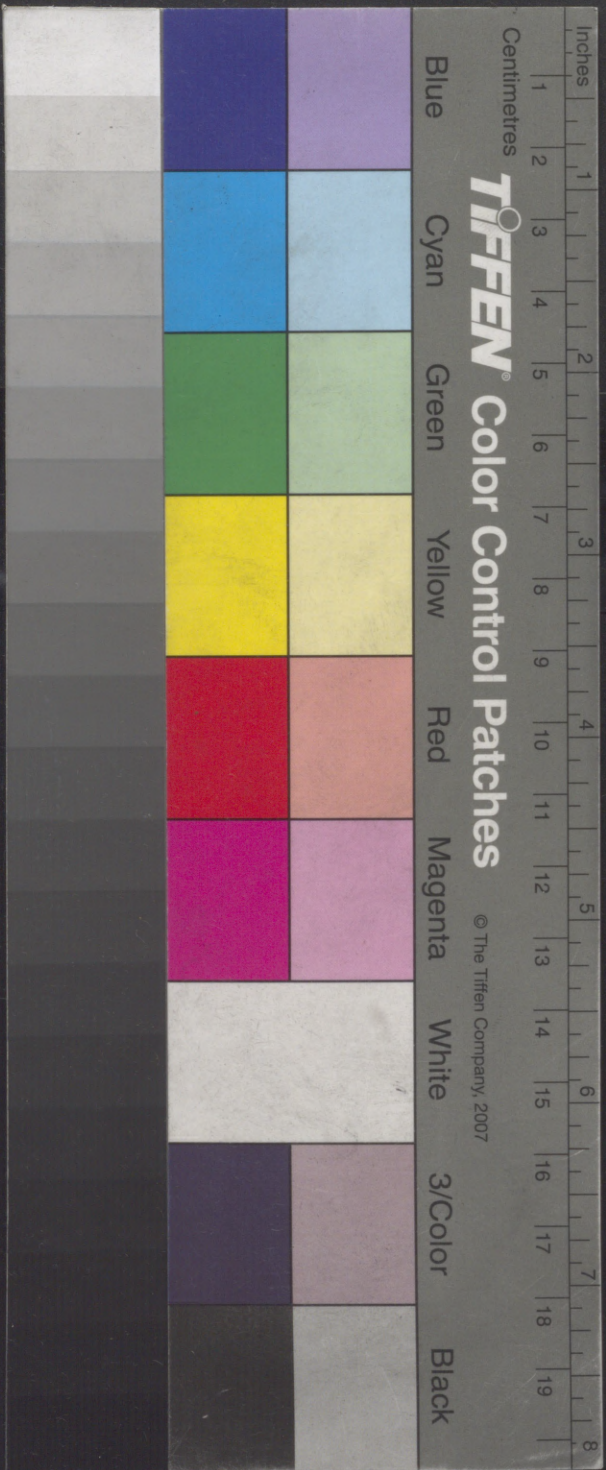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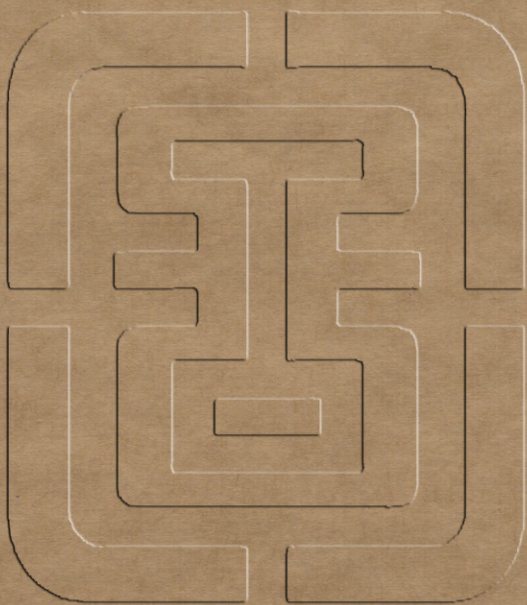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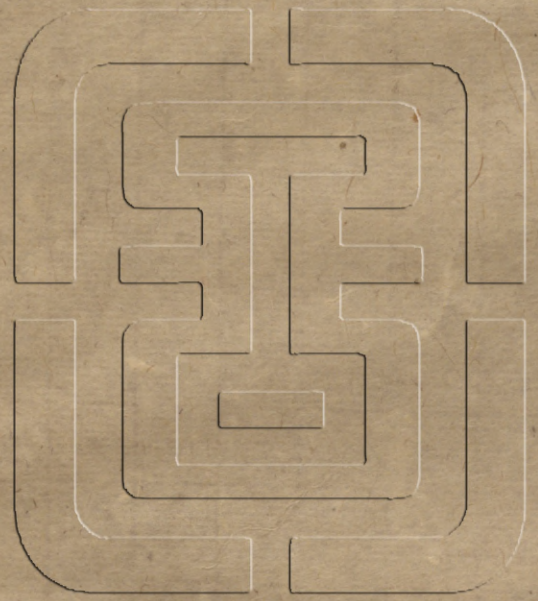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四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

之疏

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二十七年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

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麻當為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

及時而日  
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

之五日也按當為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

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

年三月丙午入曹為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序諸侯之上貶疏杜云經書人者

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曷為貶注

楚子杜既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曷為貶注

据圍鄭不貶疏注据圍鄭不貶○下三十為執宋公貶故終

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

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其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

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注古

故罪○惠氏上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

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

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

相犯復故辜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

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棟公羊

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徙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

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

褒集僅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

令有和難之條鄭云去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

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

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髡之世貶  
 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  
 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為得罪於王法故云  
 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  
 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  
 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  
 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為賢伯故譏諸侯  
 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  
 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  
 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大行必有我師諸侯  
 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  
 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  
 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  
 楚于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  
 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為執宋公貶意  
 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  
 之近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為

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慎  
 言云十

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  
 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為說也左氏以  
 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  
 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  
 是此不  
 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為再言晉侯注據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亦兩事不再出

楚人疏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五非兩之也疏上二十

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  
 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隱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  
 則此初出師時原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  
 有兩伐之意矣

疏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

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

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

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

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

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

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

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

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

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

曹有至塞也校勘記出晉故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

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據諸本訂正

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

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

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

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為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

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

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

言征者上詞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

之征齊是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

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遽求

諸侯未得為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戍

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

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可使往則其言戍

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為不卒戍辭舊疏云欲言實

衛何注據言戍衛行文疏注據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

經書戍衛以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

戍衛為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

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

出師伐齊故為戍衛明公意欲戍衛焉○注使臣至君命○

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

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克衛而懼反以殺買之

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

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猶依

違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穀梁傳曰先  
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  
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  
也刺之可也

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

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成刺之者起為上事刺之也

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說文刀部

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為正義君殺大夫曰刺

當別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

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

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

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

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

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粱交云刺懷公于高粱也

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

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

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

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

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

偃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成刺之明其為上事也若有罪

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即此文是無罪日

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

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成衛為黨楚背晉明矣歸

罪于買而殺之僖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成為內辭傳順經諱

文解詁以為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疏包氏慎言云三月

昇者何與也其言昇宋人何注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

師疏穀梁傳云昇與也杜云昇與也襄二年左傳烝昇祖妣

之為言與也說文刀部昇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据與

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昇宋人故難之也

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

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疏注時天至治之○劉氏解詁箋云

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

之故為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

晉文定襄王在二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

十五年與此異

一罪言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

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

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

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

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疏注曹伯

○下三十一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

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

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

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奸近小人侵

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

即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

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即執而言昇宋人使治其罪是

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

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

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

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注日者至時入

○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

公會齊侯于城濮大車表无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

子頽是時王命齊桓為侯伯信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

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臨濮城方輿紀要云

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注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

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為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醕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醕霸業今稱人似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通微者故据以難

云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詰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為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萊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貶曷為貶注据邲之戰林父不貶疏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是也

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疆所遭遇異疏也注臣無至正

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為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邾婁子克瑱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為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箸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為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土楚人本當

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

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注楚無至霸事

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

皆為詳錄伯事也主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

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

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

陳滅夔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為

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

云楚王鬯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鬯殺得臣天

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

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

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

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

其下卒不為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

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

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

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

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

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于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

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少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

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熒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三十五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

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

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

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

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為本期而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

侯○注刺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

作陳此誤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

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

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為無危也晉文

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譎也○舊疏云春秋之

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

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

之意○舊疏云衛侯為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

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故也

無即位之心即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

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

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

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般卒子

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

公朝于王所疏

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

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闕本誤如在

自處蓋叔武不欲即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

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

為人後者即為人之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

也弟曷為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夫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

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

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之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

也弟曷為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夫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

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自處蓋叔武不欲即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闕本誤如在

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

公羊義疏三十五

在所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  
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齡春  
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  
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  
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  
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也是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注据三月公如京師疏  
注据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為不言天子在是注据狩于河陽

疏注据狩于河陽也即下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

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

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

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疏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為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

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為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

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

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

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

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

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十四年政

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

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  
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  
以襄王出居于鄭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為温  
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為温  
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  
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  
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  
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  
用心尚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是也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

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  
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  
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  
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  
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  
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為正  
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  
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觀禮曰伯父順命  
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  
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

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

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

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

下卒出也疏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

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  
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

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為天子諱者  
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  
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  
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  
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  
書自楚者為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為晉文所逐合絕  
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  
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  
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  
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為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為晉文謹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

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為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為齊桓諱者

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

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

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為  
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温之致  
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合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

者之意不見故為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為愈  
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葬。非齊桓所彊  
故不為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為宋襄諱者。為後有憂  
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  
云為襄公諱。知不為齊桓諱。又以為傳於宋襄不書葬為盈諱  
解為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為喪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  
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為諱也。注卒不至  
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上月為此出  
也。岐本有作歧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  
本篡立。不當葬。今為文公諱。去葬。篡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  
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  
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  
禦寇之殺宣公為之。無為責款。以篡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  
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

疏 杜云莊公女歸甯日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

疏 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  
之會非公為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

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  
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  
邾子邾

天王狩于河陽

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温也杜云晉地  
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為陽古河陽

陽温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  
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河水篇河水

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  
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温也班固漢

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  
陽別縣非温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

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  
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

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温為今温縣在孟縣  
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

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  
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

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  
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

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

疏

注据常事也。左傳析諸云左氏公羊皆

以狩為時田而後儒多指為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

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

會諸侯選不與再致天子也注

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

車徒之事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疏

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

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

也為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

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

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

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

上此為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

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

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

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

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

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

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

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

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

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為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

○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為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

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

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

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

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彼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

地以河陽言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

之大天子也

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

言之上說是疏

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

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為言狩

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

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為近杜以為晉地非。注公以至悅也

是青徑解賣扁

公羊義疏三十五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据以言穀梁傳其日以

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王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慎言云無月

其日何注据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

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

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

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為危○注不月至於月○通

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反乙未

楚子昭卒是其据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

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

已慎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慎倒上下日不

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爲

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

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

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師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

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

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据以難以此傳當

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

据下文執字改執

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

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注歸者至可知○校

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

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晉晉文公執成公歸

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

當為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白天子○通

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

失為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

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于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

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

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

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

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

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

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

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

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

成告于王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

告于王大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

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

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

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

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

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

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

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為伯

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

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

據殺大夫書○通義云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書疏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

武以列于諸侯是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

與文公逐之同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

也疏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為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為義

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即為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

可即殆為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

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為叔武諱



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為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

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即訟也經義

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即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注凡四方之有治于土

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為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注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

小訟胥師聽其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注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

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為所殺若更書殺已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為之諱叔武之賢愈明

衛侯之無道愈見注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所謂志而顯也

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注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注此

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也注此以至問之

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

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注貶曷為貶注据他罪不見疏通義云

為故問其稱人之義注罪之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注春秋至

二十九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

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子之道難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

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  
 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  
 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舊  
 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  
 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  
 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之  
 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殊注主書  
 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  
 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  
 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

已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注有力至以歸穀梁

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注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注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

君而助之疏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為叔武

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為叔武爭訴以為忠於已而

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

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之使若無

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土榮為

衛侯歸之于京師注實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為叔武爭文公

助之之事也注臣無至人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惡矣今

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

祖父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

通義云謹案元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

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

諸侯遂圍許疏穀梁傳遂

皇清系解經 公羊義疏三十五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

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

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

霸王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

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

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

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

本見誤是接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

各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

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

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

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

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在圍許下與

元咺無涉且中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

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

富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

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

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

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

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

從反國之辭通王命是向未復國即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

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

下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

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

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温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

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

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

月不能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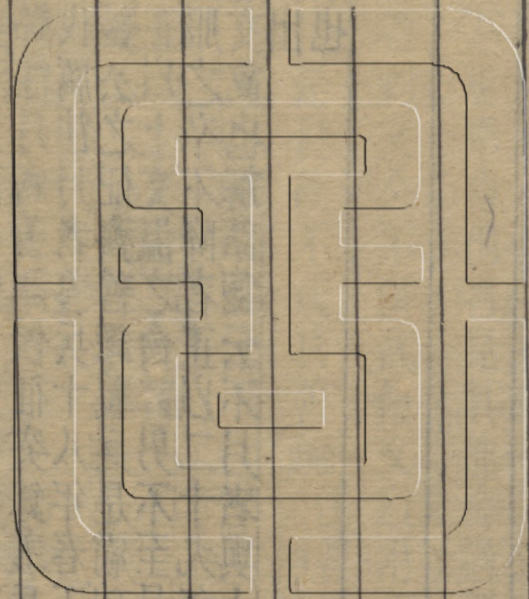
非刺文公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三十五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疏 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  
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

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  
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  
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陳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  
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  
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

疏 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  
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

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  
雖大日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何以不言朝注 据諸侯來日

朝 疏 注 据諸至日朝不能乎朝也注 不能升降揖讓也介

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

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鄭率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

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

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為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農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即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之地矣按宋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為王子虎下盟列國以饋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為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為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志其眾十年主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說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

浸蹇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牽涉左氏為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

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

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為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

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

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

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

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

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

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

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

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為之請納玉於王

衛侯鄭歸于衛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顧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

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

惡則元咺之惡明矣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孺卒

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為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

衛侯無惡曷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元咺惡矣曷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

彼義違故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

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

並見二十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即此見咺罪君入

則已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疏注衛侯至

是也○亦見以為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為天子所還言

上二十八年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

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為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

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

惡今為天子所還為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

包氏慎言云此為對君者傲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

也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

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

晉人秦人圍鄭疏

稱人者非伯討据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

稱人者非伯討据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拓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去蕭絕遠蕞爾微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

注與葵丘會同義疏見上九年彼注

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為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此其

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

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為政遂本受命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為政為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橋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橋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橋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

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臣也又尊賢

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



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優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為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為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為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為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為劉駁所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

左傳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春秋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

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野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傅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

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為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注據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

衍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疏注同姓至

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為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

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

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注据伐至須胸○文七年公伐邾

此何以日丙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而取邑不日

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

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

閩蓋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

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

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

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

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為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

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

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

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晉侯執曹

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据晉還

之得為伯疏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

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

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界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

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久也注魯本為霸者所還

為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

疏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

公羊義疏三十六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襄十一一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

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

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注三卜至三

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

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

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

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

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

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

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

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

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

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

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

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

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

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

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三卜禮也四卜非

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三卜禮也四卜非

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注

運轉也巳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禮三卜之運也何注

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即此經及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

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注三卜至三

禮記曲

禮云卜筮

不過三

用若大

事龜筮

並用者

先用三

王筮次

用三王

龜始是

一也三

如是

乃為三

也若初

始之時

三筮三

龜皆凶

則止或

疏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注

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

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

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

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

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

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

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

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

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前以用三王之

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

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

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

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

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

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

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三卜禮也四

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

運轉也巳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禮三卜之

公羊義疏三十六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月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子月故郊用寅月三至同也所謂啟蟄而郊也周圜丘之祭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五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為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為吉凶蓋即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傳文求吉之禘嘗不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老王卜各自為義不相涉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為大嘗比四時祭為大故据之疏覽御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卜傳曰禘禘不引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為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

則宗廟常祀亦不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說也繁露郊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示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為禘秋祭為嘗祭統曰周公既成王康王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為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為大祭夏祭改名禘矣○注禘比禘為大○王制疏云其禘禘大祭夏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疏云其禘禘于莊公禘者諱也為大禘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諱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視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致敬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為正逆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唯天子崩與禘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也明比各祭為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為五年大祭也

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謂圓巨大祭也  
 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  
 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  
 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禘為大矣文二年傳  
 以大事為禘者以禘亦夫祭非必專以禘為祭之大也舊疏  
 云禘之與禘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禘則否故以禘為大  
 注嘗比至為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  
 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土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  
 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  
 禘嘗禘禘同為宗廟大祭而禘夫於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常祭而嘗大於禘祠烝以秋時百一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  
 物告成故其祭較三時為特盛也  
 卜郊疏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  
 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已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  
 上宰惟書召浩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  
 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  
 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  
 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接  
 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  
 故不書卜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何以非禮注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

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

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

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

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注以魯至

魯郊非諸侯常禮故下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為成王所賜

何以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

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御

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禮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不

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

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  
 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  
 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  
 事天之事故用郊禘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  
 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  
 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  
此為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喪尚不辟况  
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  
他物。注昔武王之德。禮記明堂位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前君  
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旃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大路  
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  
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  
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  
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功有太平制  
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  
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闕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  
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  
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  
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攝天子  
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  
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歲  
月喪畢成王即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  
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

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  
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  
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  
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  
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  
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  
稱元年周公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  
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即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  
年二十偽孔傳同詩鴉鳴傳甯亡三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  
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明即位時即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  
肅亦必有受或即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  
公身薨天為之變或即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  
天所興也論衡感類篇開置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  
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  
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  
為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  
公之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  
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

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  
書金滕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  
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  
金滕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  
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  
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  
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  
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書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  
王家子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  
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德故忠孝之道  
咸在周公成王之問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尊有德故忠孝之  
尚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啟金  
滕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  
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成王  
後朝服以開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  
夫朝服以開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  
禮樂者以衰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

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  
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  
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祭於天道故成王命魯郊也禮  
記禮運云醜及尸君非禮也謂僭君注禮之君也醜  
日醜殷日醜是先王之爵也魯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  
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爵也魯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  
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後郊也契也魯之後得郊天故  
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  
○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  
故卜下於天子也○三下者博卜三則吉則止故免牲○三月也月  
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三月也月  
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  
疊韻爲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子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  
爲說繁露郊祀云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  
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使也○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  
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  
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已卯烝之屬又不斥  
言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徧及羣廟故不  
可斥也其禘于莊公之屬非禮  
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爲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据成公乃

不郊惡之疏

注据成至惡之。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子祭天注郊者

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稟席

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為天至尊物不可悉備

故推質以事之疏注郊者至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

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

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所最尊首

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帝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

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

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

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

小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

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

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為至重

繁露郊祭云春秋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

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

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

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据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

報天而土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

注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稟席至事

之。校勘記云何校本稟作稟从禾是也。又大珪不緣云

鄂本同閩監毛本琢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琢又出推質云

鄂本同閩監毛本琢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琢又出推質云



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禮記王制云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  
 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  
 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  
 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  
 乎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  
 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  
 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指五土而  
 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通  
 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  
 平水土之功配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祀之若王肅馬  
 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  
 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  
 柱奔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說之謬蓋土  
 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  
 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  
 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  
 大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白虎

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  
 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  
 竈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  
 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  
 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  
 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  
 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  
 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  
 故減去司命中雷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戶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  
 或竈也

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注

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

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

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

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

合樂祀四望釋之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  
 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  
 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

四望于四郊按法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即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無所不通注盡八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注盡八

○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被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

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

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赤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

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祠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存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

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

在封內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

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

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

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

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

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

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

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

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

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

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過其望即不出封內也通義云

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

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

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曷

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曷

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雩鼠食郊牛角

也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

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

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

送至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衻袷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

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向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儀未牲曰牛即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變鼠食郊牛哀元年之變鼠食郊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剗改有作致毛本從

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櫛職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牲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為故但自省責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牲口傷蹠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泰山河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

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

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  
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為三  
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  
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  
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  
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  
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  
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  
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  
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  
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  
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卜  
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  
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  
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  
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為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  
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堯典望于  
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者以尊卑  
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彼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  
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  
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

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曷為祭泰山河海注据郊者主為祭

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

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

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

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

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注此皆至及之

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

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

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

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  
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  
靈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  
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是即隨其尊卑高  
下之義也說文豐部翬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翬東作翬

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爾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爾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爾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為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飧注云謂其牲幣黍盛籩豆。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八。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義。冕鄭注禮器五獻。祭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伯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

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詩有球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即社稷之譌。蓋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爾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服。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為尊也。義或然也。○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崇。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作崇。又大部。祭。祭天也。柴。與崇同。此聲故。燒柴。祭曰崇。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也。報之義也。書堯典。至于岱宗。柴。即祭。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引。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





榿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瘞埋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  
 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焉書釋文引  
 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  
 實柴燂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積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  
 有或無也其祭園巨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  
 疏云即少牢之肩臂膊膂正有腓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  
 之屬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謂殊左右肱股而為四  
 又兩脅一脊而為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謂之全胥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脛骨三者肩臂膂也左  
 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脛骨三者膊路股也共十二體有骨  
 三正有脛脊橫脊也合為十五又左右兩脅骨各三正脅代  
 脅短脅也合為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脊少牢十  
 一體去殼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涖  
 以燎即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涖涯也王出于岸上  
 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為變禮  
 武王以魚為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  
 隨流出入得**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  
 申朕意是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  
 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疏**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  
 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謹案膚與堂

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福膚寸而合  
 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鄭  
 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為扶玉篇廣韻  
 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  
 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  
 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  
 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  
 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  
 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  
 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  
 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  
 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  
 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  
 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  
 握曰指即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  
 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鄂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  
 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微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  
 是也不必如阮說之月生別解也按指為寸者說文寸部寸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  
 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  
 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後漢書肅宗紀禱五岳

雨者冀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其雷傳山出雲雨

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

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

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濶乎千里彼注曰亦

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

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

公羊二語之不知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

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即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膚寸與雲

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與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與雲

祁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與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

唐人明甚但大山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

至朝也○詩大雅鳧翯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答云

鄘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與信三十一

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詰何以不同曰何注崇

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

增崇皆所以為崇叠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

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

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

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  
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  
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淮南汜論訓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為說泰當依釋  
文本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  
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

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淮南子汜論訓赤地三年而不絕  
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

百川云海能興雲雨千里為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  
能生雲雨為恩多是其義也○注亦能至于里○亦者亦上

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  
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

首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  
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

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  
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  
魯本不宜郊徒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  
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  
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

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為言文  
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聞道師古注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  
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類師古注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  
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為通猶通達之通轉為道  
矣襄三十一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  
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  
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  
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  
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兼  
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為訓也左氏此  
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  
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

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

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

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疏注譏尊至禮也○左

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  
 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  
 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君  
 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  
 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  
 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  
 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  
 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  
 宮守禮致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  
 尊明先祖之功德不成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  
 不書者桓莊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閱數十年無一卜  
 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為復古  
 詩魯頌閔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織芥之惡必  
 財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  
 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  
 龜從筮從皆言從與逆對知從為吉逆為凶變吉言從即書  
 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欽曰其猶易稱闕其戶闕  
 其無人詩曰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杜云自為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

為舅姑皆以婦為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

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頃熊在也

注書者無出道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變禮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

眾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疏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

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為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

志淇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為漕又

東北五十五里為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

朝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

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

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大名府

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

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

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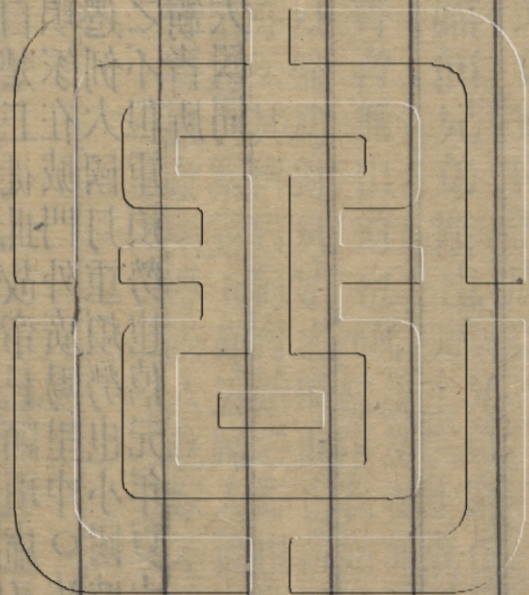
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

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

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

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

別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為三月之十

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

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

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

細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

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有罪故

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

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

西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為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

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困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

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

狄盟者卑疏

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攢函書地也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述

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去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為衛與狄盟為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

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亶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衰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為滑國地為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即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又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然如此則

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殽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月二月四月為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社云姜戎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社云瓜州今燉煌郡即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即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即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亦云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

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啟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為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極為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宏農渾池縣西亦曰二嶠大事表云二嶠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渾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釋文穀本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嶠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嶠按今渾池縣有土壕鎮即土穀也

其謂之秦何注据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

注据敗至稱人○桓十三年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  
 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  
 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  
 未得成列為師也是未得師稱人也  
 而敗何也秋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  
 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  
 自穀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  
 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  
 敗疏注師稱人與此俱見敗也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  
 戒以入日襲疏注輕行至日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賣  
 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申虎通誅伐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  
 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  
 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繮勒晝伏  
 夜行為襲也按曷為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百里  
 作秦國入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  
 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

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疏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

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  
 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  
 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  
 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  
 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為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  
 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  
 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  
 丙為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  
 及詢茲黃髮其即指百里奚蹇叔三人與○注行疾至必亡  
 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  
 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  
 於穀之欽巖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士之木拱矣注宰冢  
 是多險阻也

也拱可以手對抱疏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  
 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般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

大略云望其曠皋如也注皋當為宰宰豕也小爾雅廣名云宰豕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豕人之屬方言豕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採豕也採采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警記云豕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豕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豕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益之曰拱孟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兩手即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為拱說文手部拱斂手爾曷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

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為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為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嶽

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疏校勘記云

本同釋文嶽本或作厥同盧文昭曰說文作嶽嶽高誘注淮南隆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岑嶽無欽嶽義與傳亦不同按釋文嶽苦銜反鄒誕生禱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厥同巖五銜反韋音巖閩監毛本作厥盧云從注疏本作厥說文止有嶽字十行本釋文巖作岩穀梁傳作巖唵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唵本又作嶽音吟一音欽按說文作嶽嶽山之岑嶽也嶽岸也岳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嶽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嶽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嶽乃俗字穀梁別本作嶽正字也嶽嶽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厥嶽也一日地名疑即此文



選上林賦欽嶽巖倚傾郭注欽巖欽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頤  
曲頤也欽嶽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峭水出石峭山山有  
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  
委深峰阜交陰故可避風雨也秦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  
軍即敗必於穀厄矣鹽鐵論險固云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  
楚師之圍宋秦師敗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  
注云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  
辟風雨與何注異按嶽巖是山之貌不得云兩山相嶽此道  
見在俗呼為石穀土穀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接雨所不  
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  
義通典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峭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  
漢時移道於嶽嶽山南在夏后皋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  
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峭山又名嶽嶽山在河南  
府永甯縣北二十里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東峭長坂  
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峭全是石坂十二里嶽絕不  
異東峭明一統志在永甯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澗池縣  
界略較平易矣經義述聞云謹案注未得傳意即猶若也百  
里及蹇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  
死必毋在他處而在穀之嶽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吾將  
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即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

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穀梁傳我將尸女於是注

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口汝之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宣十二年左傳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戰死於是  
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間余  
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聞云杜意謂蹇叔以二穀  
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間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引此傳及穀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  
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  
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峭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  
人遇師必於穀以常時形勢斷之耳逢大夫推子下車因即  
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為立  
異耳○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  
為證非謂當時也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  
必有牀載尸也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  
其拜如蹲疏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  
十六年卻至事禮記少儀云肅拜者不拜注軍中之肅拜段  
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為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  
肅為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為其不便於跪故肅以  
為禮肅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

手自上而極下也證以左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  
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  
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  
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  
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  
地最為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  
手曰厭推手者拱手其手於前也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  
小下之為土揖推手小舉之為天揖推手平之為時揖也引  
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大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  
為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賓厭眾賓此用引手也謙若  
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箸胸曰揖手箸胸即鄭所謂引  
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擗  
則又以厭作擗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擗此擗字正揖之誤  
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  
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  
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箸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  
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  
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  
肅揖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  
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為輯尚書堯典輯五瑞五  
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

傳大眾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輯兒寬傳統揖羣元  
注輯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  
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  
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冑  
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冑不拜二語見曲  
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裝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  
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  
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裝釋文裝拜肅本作蹲與何邵公  
合裝乃俗字介者作介冑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  
從公羊注讀而為如拜而裝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裝拜之拜  
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裝則失容節裝猶詐也釋文裝  
拜子臥反不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租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  
蹲正義曰裝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  
容也一云裝詐也言著甲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裝字不  
知所從玉篇又部作裝致裝裝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裝字  
九過云裝經典作裝致裝裝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裝字  
於文部以為從文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  
部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冑在身不能折腰故  
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裝蓋蹲之俗說文又行  
遲曳欠欠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此字从坐從欠當為會意字  
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也百里  
廣韻二十三魂云蹲坐也蓋以裝釋蹲裝一聲之轉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

哭之疏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

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

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

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注言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

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

也二老曰臣非敢也君軍軍行臣子與在臣老遲還恐不相

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己老恐不得見子

弦高者鄭商也注鄭商賈人疏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

賈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

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

功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奚施見呂

賢先識篇淮南人間遇之穀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

訓奚施又作蹇施

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

矯君命勞之疏注詐稱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

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矯虔

吏韋昭曰凡稱詐為矯注犒勞也廣雅釋詁犒勞也國

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犒勞也故呂覽云矯

百三青經

公羊義疏三十七

或曰反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

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疏左傳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

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

反矣事也口眾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

概見所以敗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

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知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

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

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

之云鄂本同蓋誤閩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字刻改

當本作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既也然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騎也皆喻盡

疏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殺而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注

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

作住當据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

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喪服傳故昆

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

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宣六年傳

然而宮眾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

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

然上議亦即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

精極○注隻騎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

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段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為誤字又謂傳文當作騎輪注當作騎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騎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騎漢書五行志作騎師古曰騎隻也騎倚騎皆奇之通借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即釋文之一本何訓為騎者說文足部騎一足也段注云管子借堯之時一騎駢一騎屨而當死謂是一足則一足屨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騎方言倚騎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間謂之倚雍梁西郊凡豕支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注隻騎也又相與騎間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騎重者矣騎重偏重也梁氏玉繩警記云穀梁倚輪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騎奇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志作騎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騎注當作騎隻似為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騎即穀梁之倚也皆即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劫是也因之凡單數皆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怒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太破秦軍無一人○脫者明其盡也下

傳云此何以日其言及姜戎何注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盡也是其事也

主會也疏注据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

當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

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姜戎微也注故絕言及疏注故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

角之諸戎倚之不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夢然如邢人狄大伐衛狄稱人亦微者也何

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為其微書及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据邢至言

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

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皇清經義疏三十七

公羊義疏三十七

皇清經義疏三十七

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與師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及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通義云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以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或曰襄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或曰襄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經梁宏御戎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為襄公親之也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為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公葬故知此稱人為貶襄公也

桓十二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上年十一月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據以難貶

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構兵始于殺之戰其後兵連不絕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曷為貶注據俱背殯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

用兵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

不子也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曰

此何以日注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許卒也齊人語也疏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據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  
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王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  
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  
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  
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  
也定八年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注昨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  
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繁露  
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  
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  
校勘記出惡者不仁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  
愛民重眾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  
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  
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  
侯之禮遞胡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  
耳則是時已當戒厥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孽不臣不子  
孰此為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  
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  
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  
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  
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  
請擊之遂要峭阨以敗秦師匹馬踰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

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  
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

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曰葬  
危不得葬也癸巳於厯為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

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舊疏云叢有作  
鄒字者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警樓按  
今本左傳作警婁穀梁作警樓按叢從取得聲故史記建元  
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  
警婁二音則為取音鄒從彳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  
年左傳而後師于警婁注警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  
事表云彙纂警婁邾邑當在今濟甯州界○注取邑至知例  
○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

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  
杜云太原陽邑  
縣南有箕城一

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  
東南三十五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谿魏

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  
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谿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  
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  
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寰宇記在遼  
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  
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  
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  
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

月者善公念齊恩及于孫疏○注月者至子孫  
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  
朝齊故為念齊恩及于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  
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  
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  
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  
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  
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  
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  
按當十一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

內寢非路寢左傳即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  
此小寢即君之燕寢杜以為夫人寢非也禮記玉藻君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  
是也小寢對路寢為小寢明矣范注穀梁是也左氏以為即安  
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為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  
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寢矣  
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夫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謂諸  
氏以君為女君謂世婦以夫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謂諸  
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皆夫之正寢解此為夫人卒于  
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士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  
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寢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  
君之寢平時則各居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官左右  
媵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  
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  
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  
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疏

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

也李梅實實之  
為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賈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

自賈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

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

應與此異續漢志注引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

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

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賈

霜不殺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

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何為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

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菽宜殺草

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被疏杜以

長麻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此經

四事皆為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為

周十二月且亥月實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為異○注易中

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

草劉歆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

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

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

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顯權三桓

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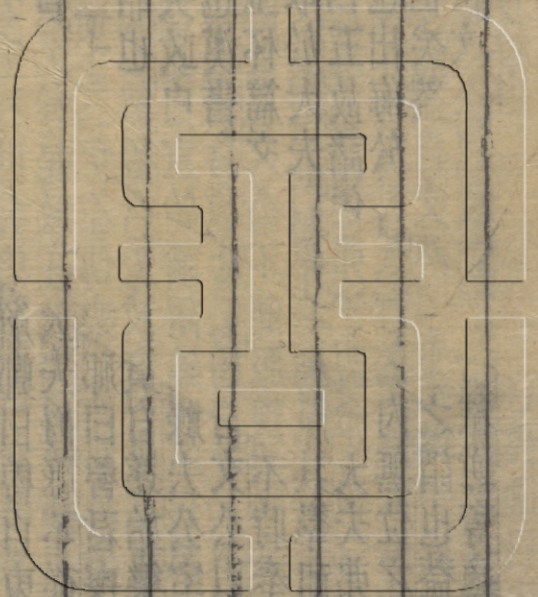
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

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

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成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為貴是君不能伐也按僖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即本此經為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恒煥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煥其煥兩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煥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煥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災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為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一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

言賞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沒後即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魯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釋文曰文忠信接禮曰文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也信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

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

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年然後受爵者

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為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

命為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一

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弒君書即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

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

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

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日言

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三日隱公三年日言

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編數

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十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

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

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

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

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

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

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

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

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

公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

僖公五年六月丙寅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

十六年六月乙未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

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

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五年七月

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  
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三  
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  
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  
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  
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  
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  
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  
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  
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  
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  
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  
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  
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  
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  
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 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注

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

為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

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

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

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為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贈禭等事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

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注：文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昧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為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肖之端不備，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為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彼亦為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為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宮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年，王子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子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二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為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三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為萬世張義，故卑外諸侯為一國也。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二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為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三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為萬世張義，故卑外諸侯為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正

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十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

王之子封為圻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王朝

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為伯爵必受得

采邑為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槌左傳

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尚書注毛伯云文王庶子是圻內之

國元凱解為諸侯為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

士則儻注賜猶命也儻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

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

故夫大宗伯儻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儻之則毛伯當卿矣

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

瑞為信也按命珪新君即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即

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

秋無為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

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詩唐風無衣云不

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

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驚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

明彼為贈死此為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

是壽巫淫寶扁

公羊義疏三十八

五

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  
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爵命服士服也而采芣諸侯來朝  
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韎也而采芣諸侯來朝  
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則未爵命而君其  
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无袞及黼即親禮所以賜諸  
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曰王親命之其卒章曰因  
以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  
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  
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聽命天子禮記疏引韓詩內傳  
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天子乃歸即位明爵為  
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止受爵命于天子之事則歸圭之  
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即位朝王之外特有所加故春  
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  
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乃以何氏為允又按竹書紀年  
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  
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  
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主無容混而一也左  
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膏蓋亦有玉  
為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為即賜其所歸瑞圭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為喪聘書者

聘為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賤遂如晉故不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為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未譏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  
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已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



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為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

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為之疆戚田蒯賁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据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為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鬬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

經髮作鬣字从兀从几者非左氏作頽漢書古今人表楚

成王憚師古曰左傳作頽音於公而反按說文頁部頽頭頽頽大也从頁君聲鬣鬣髮也从鬣元聲鬣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大子語令尹子上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細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廟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鬣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為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恕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謬

說

公孫敖如齊注

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疏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

何君膏肓云王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也止注玉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讖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

師者愍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慎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卽彭衙

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

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

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僖二十三年

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殺人民故愍其衆惡

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誓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

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仇勇夫也既喪師于殺匹馬

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

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仇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

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

也○注師敵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

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

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

丁丑作僖公主疏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注為僖至

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

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

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

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是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

以木為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

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

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

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

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

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

之以為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

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

之異本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

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

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

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

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

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注為僖至

注主狀至

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  
 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  
 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  
 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  
 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  
 有者為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暉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  
 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  
 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  
 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  
 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  
 焉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  
 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懼反拓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  
 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  
 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  
 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  
 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  
 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  
 以下曠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

名與其麤狗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

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注禮平至反虞釋名釋喪制

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

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

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反行事注朝葬日中而

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

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

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

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

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

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廟堂親平  
 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  
 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  
 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湄作反哭  
 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三廟  
 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  
 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  
 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  
 引作親喪已入曠皇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  
 虞猶安也無神宇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

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彿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瞿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康弗忍十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為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翰字當作膺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盡與之同○注禮虞至主主○舊疏云自諸侯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禘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二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十則庚日三虞王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禘于祖父則祭明日禘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禘而作主二者微異攷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禘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據耐而言故云耐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埋之乃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耐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耐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耐後即無事焉爾○

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日耐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即謂卒哭之祭。比耐後之祭，猶為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為吉祭。卒哭，比耐為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耐言皆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為一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練主用栗。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

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

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何者，用意尚麤，猶未暇

別也。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孝子除首服

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言，則曰小祥，以服

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記手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

也。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

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書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

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

而立主。耐於廟，隨其略。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時耐廟。畢更

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

耐廟若不刻而蓋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  
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  
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  
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  
卒哭而耐孔子善哉雜記自耐至於練祥周耐在練前殷耐  
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耐已復於寢如既  
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道易檐可也改塗  
義作主壞廟有過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納新神故示  
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  
有所加據此安有耐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耐似太  
早故注檀弓云期而耐之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耐似太  
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人情然又不可以爲禮注儀禮故  
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被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  
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  
大禘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  
練而耐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耐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  
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  
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  
間一說埋之於廟北闕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  
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

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  
特作栗主則人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  
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  
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  
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即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語較禮  
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入引公羊說埋之於廟北墉下語較禮  
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  
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  
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  
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  
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  
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室北壁北祖  
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室  
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  
嚴新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  
秋與通典又引蜀諸侯廟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  
奧西牆下束嚮諸侯廟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  
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  
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下已葬收主爲木  
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陷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  
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墉中摯虞決疑云  
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中笥以盛主

類聚引作北墉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  
 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蓋即說文之郊宗石  
 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  
 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  
 下矣鄭駁掘埋重之禮以為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  
 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  
 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  
 事故理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  
 公命晉人受年武宮設桑主布九筵彼似用殷主綴重之法  
 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  
 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道左似深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兩  
 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即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  
 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  
 孔氏所謂深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為近理周禮司巫  
 職共匱主說文曰受物之器廣雅匱匱焉則匱即所以盛  
 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匱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匱衛宏漢舊  
 儀所云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  
 寸也以石則謂之祏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徒  
 祏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祏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祏因  
 祏為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為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  
 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匱亦不必用石其石

室所廟蓋正廟主即吉主即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  
 至以異。○論語八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  
 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  
 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  
 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為社主也鄭  
 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  
 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  
 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古論及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及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單稱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  
 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為社  
 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  
 故从古論解為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為社矣又按古論  
 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  
 訓為廟主古論家訓為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為社耳單稱主  
 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社之義  
 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  
 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為社主文亦必從  
 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  
 公羊義疏三十八



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拍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龔按松容柏迫皆登韻為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率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儒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論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謚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為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尚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人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謚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王主烝嘗禘于廟主

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謚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蠹斨二字與上蠹斨皆當劃為一斨亦當為斨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注藏于至事也○校

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為事主處與室為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手室西壁垣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以書注据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

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

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月也○禮記喪服四制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龔殿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天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為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為一以祔而作主即係栗主為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祔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二年傳烝嘗禘于廟服杜皆以為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魯人廟用旨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所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鯁鯁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為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為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

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即憲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注據

救江○即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表云陽為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為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

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僎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侯無別見若直言後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

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後大夫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侯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為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書來盟泄盟不地者皆就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侯盟于防不去高侯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取也出不書故反亦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注盟不日

者欲其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

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即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

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斂作斂釋文垂斂左氏作垂隴按斂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斂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斂水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為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斂下土甯丁我躬則讀臨為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之則讀沈為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覓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為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

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昃中太元經進次四  
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為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  
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所宜  
窮則音陰並讀為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冲也心  
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眾也則  
讀禁為龔矣元營夫一所以募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  
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為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氣濁  
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  
讒為崇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  
人困窮後漢遊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  
讀臨為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檐吟  
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  
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  
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  
羊穀梁作垂斂左傳懿公奪閭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  
禮禮記左傳窆期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  
秋以為為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  
不得以為為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  
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  
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  
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  
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  
斂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  
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  
垂斂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  
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  
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十信  
時小信月故書月為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  
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  
會盟兩舉也此會禮  
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為災

年夏大旱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之屬是也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

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故

為文何知云之為言而忘乎云之為有故以迂回失之故

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

為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

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交者三是為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

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為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

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

自是翼其雨以至於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

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

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

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顯政按

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

久陰不雨臣不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

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

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

本又作躋僖字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裕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

知為大裕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

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裕者對時祭之裕為大也時裕不

三年禘數則十一年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

公羊義疏二十八

七



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  
 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曰遠  
 廟為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廟是也故祭法云鄭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廟不毀故云武王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者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  
 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太祖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為祧有  
 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為祧有  
 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壇為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廟中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為壇禱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願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為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  
 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甸人  
 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  
 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白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扉即所爨者也謂之喪禮者孔疏云謂寢為廟神之也此廟  
 室亦作寢室也竿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筵注云屋竿  
 玉篇竹部竿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為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  
 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扉乃室隱闔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  
 其所在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竿也○注太祖  
 周禮之廟○于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  
 禘禮祀周公子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不毀也見下  
 伯禽為始封祖稱世室世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不毀也見下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為特廟惟禘禘禘禘禘禘  
 周公廟為其為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  
 注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禮  
 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  
 主皆在始祖廟中始於西方東面始於西方為昭北方南  
 面始於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北方南  
 常為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也子北方南  
 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也子北方南  
 列每廟有隔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  
 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揖也其制太祖居  
 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為廟制之昭  
 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  
 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左而昭右也其制見於聶崇義之三  
 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為左右也其制見於聶崇義之三  
 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  
 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時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皆升合食于  
 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穆北也  
 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五年而再殷祭注  
 別為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為自外來升也

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

猶合也禘猶禘也審禘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

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疏注殷盛

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

月半不殷奠法殷盛也沈氏形禘禘年說云於周天子則

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即司尊彝之追享禘即其朝享而

並為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

也蓋禘為毀廟之主而設禘為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

北郊為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

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

舉而禘禘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  
 殷祭即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  
 四期也禘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  
 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  
 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禘也禘與禘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  
 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禘以爲疏  
 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  
 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其祖而郊稷鄭司農  
 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  
 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  
 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即禘祭時功矣皆祭之證矣春秋  
 說其殷禮與○注於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言諸  
 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於合後漢書張純傳云禘之為言諸  
 審諦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  
 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  
 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  
 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一合食於太廟而各立  
 武王廟武王尸一昭穆尸各一合食於太廟而各立  
 太廟立昭穆二尸一昭穆尸各一合食於太廟而各立  
 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禮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  
 裸祫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  
 子植祫祫禘祫嘗祫禋注禘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  
 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禘而已不  
 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王制又云  
 不烝烝則不禘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禘祭王制又云  
 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一禘

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日祠夏  
 曰禘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禘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為  
 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  
 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  
 於諸侯禘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  
 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  
 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  
 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  
 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  
 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為禘祭也杜預等以禘為三年  
 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以禘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  
 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  
 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壇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禘  
 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  
 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與太祖之廟而  
 三亦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與太祖之廟而  
 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  
 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  
 皇青經解賈扁公羊義疏三十八

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祖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祖曾祖祖為五世也亦或於禮記說耳躋者何升也疏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商部躋登也登即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祫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與躋同見廣韻

先禘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

先禘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

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

疏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

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六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夫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順為小惡也又王制曰

宗廟有弗順者為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祫祭之序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

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

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為昭子為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

皇清經學 公羊義疏三十八

云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順祀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濟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為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之上為昭則以僖公為昭僖公為穆若本問倫以僖公升於閔之上則以僖公為昭僖公為穆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為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禩後祖恐是升僖為昭則必降閔為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為昭僖為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為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真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弑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譏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正以閔僖同穆位閔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閔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祀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弟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謂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禩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即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為臣臣之事君與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為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禩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為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禩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禩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禩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禩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為五可乎俗儒或於禩必為父重禩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即定禩祖之名又其上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為君者迭

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禩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  
 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禩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  
 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  
 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禩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  
 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  
 子以天下為體以一王為一世諸侯以國為體以一君為一  
 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  
 猶有為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  
 閱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  
 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  
 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徐邈曰若兄  
 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禩此又妄之甚  
 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  
 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禩矣假非兄弟相代  
 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  
 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  
 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  
 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  
 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存  
 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  
 既以閱猶文之祖則不得閱僖同北面西上矣蓋殷人兄弟

為君同昭穆周人兄弟為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為重  
 生為君臣死即為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  
 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為兄弟昭穆宜  
 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  
 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  
 至施也○此何氏申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  
 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既為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  
 之則閱為君父僖為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  
 有二說焉一以為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一以為兄死弟  
 及俱為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  
 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閱  
 公庶兄繼閱而立廟坐次宜次閱下今升閱上故譏之孔申  
 之曰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為君則祖父之  
 廟即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閱公  
 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為昭閱為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  
 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為小惡耶許以其為大惡  
 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躋僖於閱上不順為小惡康成何  
 為駁叔重耶問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為臣子一例此  
 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  
 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  
 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

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注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為父子非祖孫而為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為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况生前為父子死後為祖孫生前為兄弟死後為父子不知當禘祫時昭穆合食十堂何以為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國僖當各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

於太廟為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為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為僖以祖為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二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為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為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為禮也檀弓疏引膏肓

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為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

宜之何譏爾譏喪娶也疏釋文作喪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禮乎

譏乎喪娶注據逆在四年疏注據逆在四年○下四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又禮先

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注僖

公至云爾○禮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昏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

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

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吉禘于莊

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注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

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疏注據吉至三年

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義云難不言吉禘意○注大事至復譏○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

作復三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未忘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非虛加之也注非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非虛加之也注非虛加責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

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以人心為皆有之注以人心為皆有疾病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降非從地出非為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

為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無人心矣經義述聞皆易跋及焉如是而情有不便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

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

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稀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

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為皆有之者以哀痛父

母之心為眾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間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議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譏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識也若如何解王下文皆不貫矣按以人心為皆有之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則曷為獨於娶焉議**注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疏注據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為大吉疏注合二至

**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東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萬世之嗣也

**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者圖婚惡重於祿故大其為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事不復饑從常辭而已

**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繁露玉杯云文雖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其志又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手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間有欲為三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况乃至於納幣成婚哉疏注變

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為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變讀為辨言誠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

汝陽東南  
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据原

仲也疏注据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据以難新使乎我也

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

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

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

注新為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

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

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魯隱往奔喪尹氏主

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

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

恩錄痛之彼為魯主故為恩隆王者此為會葬恩隆於親

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

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

之年其恩近故曰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

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孰尊孰卑

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

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

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

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為譏世卿故不

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為下大夫書

字常辭不稱王為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疏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蝨

雨蝨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

雨蝨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醕疏釋文墜作隊唐

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

言雨後言蝨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蝨

故知死而隊也穀梁疏引六年書先費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

○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蝨死而墜於

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墮也亦作

隊荀子禮論入焉而隊注隊墮也亦作墜淮南說林訓有射

而墜注墜墮也爾雅釋詁墜墮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也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醕○舊疏云欲道

莊七年星賁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醕故云如

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其真似雨也繁露

**注**蝥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疆相殘賊之象是後大

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

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

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

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蝥猶眾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

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

見於下謂之兩與讖違按云云即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

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蝥飛

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

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

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

皆為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

而錄之也○注蝥猶眾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蝥

之言蝥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蝥之為言眾暴寡也

說文蝥蝥何氏如此解○注眾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

當作螺故何氏如此解○注眾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

云穀梁疏引無眾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

有象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

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

政蠶食百姓則蝥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孽云蝗起乎貪

蝥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蝥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

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蝥蔽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

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傳曰

穀梁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日按盟不地亦為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

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伐楚

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為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

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

故問之疏注據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

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為再言晉侯非兩

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

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二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

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為注

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

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

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

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梓者

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侃佳批擊也侃椎擊其要也蓋不直言

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為救江是為挾

詐讓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為師也通

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

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

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

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

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

是即無信  
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

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

稱女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

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

其文故為略疏注稱婦至為略也豈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

婦是逆與至其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為略辭高子曰娶乎大夫

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

為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

與至其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為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

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

母辭不言氏疏孟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

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

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

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

弟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

徐遜亦以為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

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

梁以為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也穀

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也穀

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

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

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至也

○明不言逆女于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為略故也注不

稱至廟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

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

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不言氏也此為欲與至其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

公羊義疏三十九

五

氏以張君子不奪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

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厥為二日

風氏据左傳為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

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

家加飯以稻米

**疏**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琯周禮太宰職大喪

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

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

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

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以具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

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具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

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

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

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

貝周禮典瑞太喪其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

喪禮云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据土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土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為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金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為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据宰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据宰至

頃歸兩賵不言且也連賵何之者嫌据賵言歸疏注据宰至

隱元年天王使宰頃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兩賵不言且也

○注連賵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即嫌責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兼之兼之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連含賵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

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疏注且兼至之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為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祔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甯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祔者又云止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專為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為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吉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為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為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義為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為先祔次之賵次之賵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祔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

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卑是違禮非  
經意其一人兼歸禮亦是為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  
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  
含者孝子為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  
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  
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  
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  
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  
宰職無其諸侯含玉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  
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  
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  
贈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贈其使不過宰士况  
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  
其上大夫來又贈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贈仲  
子言天王贈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  
以生子爲榮正即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  
不宜贈豈得以貴賤之分即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  
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選始行之故知晚然  
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當得責其晚  
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  
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  
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可也按

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  
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最晚矣  
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  
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  
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  
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也  
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  
魯千里即不三月而含祿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  
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  
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  
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  
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曰寡  
君使某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  
之於臣有含贈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  
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  
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觀之好  
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故  
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贈太早故譏之諸侯相  
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致故示其禮而  
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即告天子能即遣人  
致含祿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



夢○注主書者從舍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  
事者正欲譏其舍而并責言且贈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顛與之姓疏二年成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  
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  
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也注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  
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  
子諸侯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者  
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  
為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也君總麻也者若其不為後則為母無  
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今以為君得著  
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麻衣繚緣今以為君得著  
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  
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為小君服之者服其妾母者  
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  
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  
公母齊歸何氏以為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  
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

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屬于嫡也下  
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君得爵命其母  
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  
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  
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為天  
子瞽瞍為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  
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  
之說故異義較云父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明無二嫡也女  
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  
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  
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  
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  
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  
君所服也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據彼二文而言曾  
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  
其庶子為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  
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在為母  
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為父後者總士之庶子在為母  
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為父後者總士之庶子在為母  
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為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  
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為允蓋庶子止為  
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

江彰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彰又啟厭屈私情所  
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彰所據之禮也但儀  
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  
春秋以降支庶為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  
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  
妾母為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  
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  
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  
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  
為須句  
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疏穀梁經作毛伯

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  
義雜記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  
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  
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  
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  
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  
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  
郡垣縣有召亭今為召州是也○注去天也○何意以

歸舍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  
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士有棺中之賜記稱舍毳不嫌以不  
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舍貽妾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  
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從事在五年以後  
經未嘗別加譏文宰桓來歸貽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  
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  
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  
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  
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  
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  
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  
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  
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為取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祿  
事闕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桓書來不及事  
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  
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  
子天子錫所不當錫舍貽所不當舍貽遲會葬比失禮去天  
以示譏王爾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  
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為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為盡  
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疏

通義云不月者自穀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郟徙此後復還郟師古曰春秋傳作郟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郟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為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都都縣為附庸即今地也縣入楚為邑定太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郟謂之郟郟傳所謂遷郟于都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為舊都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

杜本六國今廬江大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泚水篇泚水又西北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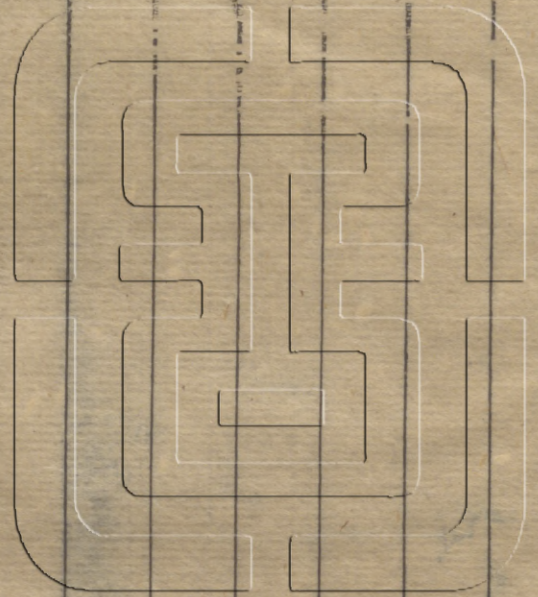
六安故城西縣故谷繇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為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

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業說文業叢生艸也象辛

嶽相並出也凡辛之屬皆从辛讀若浞業大版也从辛从巾山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名辛因此字經傳少見學

者罕識故或誤為業或誤為辛也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九

昭文孫同康參校

七

